

守好南海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主阵地

辛礼学

2023年12月19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按照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着力构建保护体系,着力健全保护机构,着力完善保护机制,着力筑牢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文明互鉴。

博物馆里珍藏的具象文物和文化遗产,是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金色名片,更是每一个中国故事形象的见证者、亲历者和讲述者。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作为海南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是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坚持以保护为主理念,不断加强文物阐释研究,以展览为抓手,通过学术研讨、联合办展、社会教育活动、文化创意转化等多方面协同发展,有效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南海文化的展示与利用。

立足南海,积极探索深海考古模式

海南省是水下文化遗产大省。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水下考古创建以来,中国国家文物管理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在南海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工作,以西沙群岛及相关海域为主,发现“西沙群岛水下文物调查”“南沙群岛水下文化遗产调查”以及“华光礁一号”“珊瑚岛一号”“金银岛一号”“石屿二号”等138处水下遗物点和沉船遗址,其中124处在海南省海域范围内。

经过多年的研发积累,我国已初步具备了深海考古所需的技术装备和人才队伍。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会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动打破学科、行业边界,通过整合资源配置、协同发展等手段,积极探索水下考古新思路,开展跨学科合作,尤其是考古和科技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探寻更多未知的水下遗存,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赓续中华文脉。2019年3月,联合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共建“走向深蓝——南海海域深海考古”专题展。2021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合作石屿二号沉船遗址试掘项目,共采集出水遗物147件(片),为元代青花瓷窑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2022年深海考古项目在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处发现2处古代沉船遗址,遗存文物数量庞大,品类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该项发现也标志着我国水下考古进入深海时代。2023年5至6月、

9至10月,2024年5至6月,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署和工作安排,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对两处沉船遗址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分别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作为工作母船,以“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为载具,每次执行约20个潜次。此次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对于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加强文物研究阐释,推进历史文脉传承

文物见证过去,而利泽当今。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延长文物寿命;发掘和研究文物艺术、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遵循文物保护修复基本原则,对馆藏文物开展保护修复研究工作,并逐步形成以南海文化元素为核心的专业化文物收藏理念,设计搭建“藏品信息管理系统”,打造藏品信息融合平台,建立文物资源动态管理机制,将馆藏文物资源进行合理集中调配。截至目前,馆内各类藏品9万多件,以南海海域出水陶瓷器为主,年代跨度大,器型丰富,釉色种类繁多,纹饰多样,装饰技法丰富,尤以南海出水文物为亮点,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此外,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持续深化学术研究,推动研究型博物馆建设。开馆至今,不断加强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大学、天津理工大学、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成立海洋文物工作站、组建出水陶瓷器基因库,开发“小型贝类三维交互展示系统”、创建出水文物保护修复重点实验室等方式,在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人才培养方面相互借力,不断加强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不断创新水下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转化,持续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

创新文物活化载体,构筑南海文化表达体系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不断创新文物活化载体,以利用促保护,在把握好活化利用尺度和界限的基础上,走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道路,通过打造特色系列展览品牌、强化博物馆教育功能、创新文化遗产阐释新途径等手段,构建南海文化表达体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创新展览展示,助力文化传承,留住文化根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立足自身使命和功能定位,不断创新展览陈列形式,丰富展览内容,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通过构筑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陈列展览体系,用先进的陈列理念,指导展览由为“物”服务向为“人”服务转变,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达成向大众传播文化知识信息的目的。开馆至今,共策划实施南海人文历史、自然生态等主题37个境内外展览,其中,“南海人文历史陈列”荣获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精品奖”;“南海人文历史陈列”和“做海——南海渔民文化展(海南)”“诗画彩瓷——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长沙窑瓷器展”分别入选国家文物局2019年度、2020年度、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项目。

“博物馆+教育”盘活文化资源,释放文化活力。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首批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及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流动、教育联动,实现各要素配置整合,充分释放文化活力。一是搭建多元一体的博物馆教育知识体系。以“主题宣教”“研学活动”“志愿服务”三大类别,以“流动博物馆”和“走进博物馆”两种渠道,深挖南海文化基因,构建博物馆教育知识体系,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人群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开馆至今,共计开展一千多场社会教育活动,辐射观众人数近137万人次;开展志愿服务超1500场次,服务时长累计12000余小时。二是创新文旅融合模式,与“南海之梦”游轮合作,推出全国首家“海上流动博物馆”。将馆藏文化资源转为旅游资源,精心打造集展览、文创、宣教等于一体的特色旅游产品,给大众带来充满人文气息的旅游体验,辐射受众达4万余人,延伸扩展了博物馆教育功能,实现蓝色国土教育从“看展”“观景”走向观花式的被动接受,到“读海、探海、爱海、护海”理论实践联动式的文化教育。

“文化创意+创新”解锁文物密码,深度阐释文化遗产。为加强文物资源的研究阐释,提升文物传播力影响力,让文物更好融入生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遵循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充分发掘南海历史文化内涵和历史艺术价值。开馆至今,持续设计开发“华光礁一号”“南海拾贝”“南海礼物”“耕海牧渔”“海上丝绸之路”五大系列700余款原创性文创产品。通过设计有温度、个性化、“跨界联合”的文创产品让南海历史文化资源以另外一种方式鲜活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让博物馆里的文物“重新活起来”。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将深入学习领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精神,立足于本馆自身使命和功能定位,重点做好文物研究阐释、国际交流合作、水下文物保护等方面工作,争取打造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借助平台力量,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南海海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 陈静摄 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城固县张骞纪念馆

史功绩在初唐时期,在西域、在丝路、在敦煌、在佛教徒、在凿窟人、在绘画人、在供奉人等的空间、人群中影响巨大,正是基于这些认知才诞生了这幅旷世奇作《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在于,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的地理视野,第一次实现了华夏民族、汉王朝同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良好往来,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的养蚕与缂丝、冶铁、凿井等技术陆续传往西域,特别是丝绸、茶叶、漆器、玉器、铜器列西域,极大地改革推进了西域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西域的土产如汗血马、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毛皮、骆驼、狮子、鸵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为汉王朝“据两关、列四郡”经营河西走廊、统辖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开启西汉外交奠定了基础。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域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从我国甘肃、新疆到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通,他所开辟的道路于1877年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美丽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之路、友谊之路。张骞被汉武帝刘彻封为“博望侯”,是对他博闻远见的高度肯定和褒扬,张骞身使者(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口受《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卢,是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汉明帝永平年间,建白马寺,译《四十二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张骞出使西域图》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情景,艺术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而形象的历史画卷,颂扬了张骞通西域的伟大历史功绩,唤起人们对张骞的景仰和缅怀。画作虽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说,意在把佛教由东汉时期入中原的历史,通过依托张骞画作提前到西汉建元时期,至少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年,亦可见凿窟、绘人对佛教的虔诚用意。壁画虽有与历史史实不符之处,但可以见得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历



排队观展的观众

“三峡跑”引发的思考

刘克希

3月15日至5月20日,“人间有味是清欢——明清画境中的生活景象”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该展览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天津博物馆在充分挖掘两馆馆藏绘画资源的基础上共同策划完成。天津博物馆借出展品37件/套,其中不乏文徵明《林樾煎茶图》、陈洪绶《摘梅高士图》,更有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反映乾隆江南的名画《万寿朝天图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藏品23件/套,董其昌《云山小隐图卷》、沈周《吴城怀古图》及唐寅《韩熙载夜宴图》悉数亮相。

该展览的内容设计上,打破了以往古代绘画展只重视展现绘画发展史的局限,以绘画表现的“古人生活”作为切入点展现中国古人的生活,拉近观众和古代绘画的距离,真切地体现了“让文物活起来”。

展览一经推出便广受关注,撤展前一周,市内外大批观众集中到馆,甚至为争抢开馆第一时间目睹展品风采而竞相“冲”入展厅,人们惊呼“三峡跑”直追“故宫跑”。展览备受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展品本身的魅力外,其宣传策划、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也值得深思。

权威媒体与专业解读

该展览是一场艺术性极高的书画展,因此在开展之初,策展及宣传团队便邀请了中央媒体及市属媒体进行了深入报道。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微博也有计划、分阶段地对展览进行了深度解读。专业媒体的深度报道、策展人的网络直播、文博专家的特邀撰稿及线下讲座,为观众们了解、喜爱该展览打开了“大门”。

多节点覆盖 扩大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观众对于文博知识需求的增长,每到小长假博物馆便迎来“观众潮”。“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展期覆盖了清明节、“五一”节及博物馆的“节日”——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是在“五一”小长假到“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博物馆入馆人数多次达到核定承载量,这也造就了前文中的“三峡跑”。

与往年博物馆日不同,今年的5月18日还是三峡博物馆重磅展览“壮丽三峡”展厅改陈后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加上不久前开放的“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最终成就了“人间有味是清欢”撤展前的观展盛况。值得一提的是,“壮丽三峡”是三峡博物馆的代表性原创展,自2005年开馆以来深受观众喜爱。此次改陈“上新”从“中国的三峡、世界的三峡”视角重构了展陈体系,展示内容紧扣“壮丽”二字,以“自然奇观”“历史长卷”“人文古迹”三大部分为基本构架,打造自然、人文内容兼具的综合性全场景式展览,整个展览共使用文物展品321件/套(703单件),其中一级文物37件/套,珍贵文物占比约50%,展品更新率达60%。三峡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中的6件是新展的亮点。观众入馆后,不仅能感受艺术展的风采,对于三峡的历史风貌、三峡文物保护等知识都会有系统、全面的了解。

全方位服务 造就良好口碑

“人间有味是清欢”撤展前一天,在博物馆志愿讲解排班表上,该展厅志愿讲解全面“霸屏”。这是为了满足观众对于该展的热情,志愿者们齐上阵,全力保障了展览的志愿讲解工作。其实,自4月4日起,展览就召集了19名讲解岗志愿者。截至撤展日,志愿者们已开展了589场讲解服务,累计服务3600余名观众。

博物馆前台接待人员始终保持微笑,提供耐心周到的咨询服务,每天接听电话咨询超300人次,接受现场咨询超2000人次。许多观众也满怀感激,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对展览、对志愿服务等留言点赞。

同时,三峡博物馆的各项保障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展厅关闭时间原计划统一为下午5点,但在撤展前一周,由于参观客流骤然增加,博物馆迅速作出调整,主动延长关闭时间,平均每天延长开放时间2至3小时,确保每一位到馆观众都能顺利参观。此外,博物馆也加大了安全保卫力度,制定分流计划,确保游客能够有序进入各个展厅,避免拥挤和混乱;为了应对游客突发疾病,除了在展厅内设置医用急救箱、轮椅、速效救心丸等急救设备和药品外,博物馆还紧急加强对现场安保人员急救知识的培训和能力提升,协调选派医务人员进驻展馆现场,保障观众生命安全。

“三峡跑”引发的思考

前文中提到的“三峡跑”其实来源于“故宫跑”。它是2015年故宫博物院展出《清明上河图》时观众蜂拥看展,为争抢第一时间一睹名画风采而出现的词语。从故宫观众的热情,到三峡博物馆的排队,背后反映的都是观众对优秀艺术作品的热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渴望。

但另一方面,“三峡跑”的首次出现,也反映了文化供应,尤其是优质文化资源供应的稀缺。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资源也需要“供给侧”改革,推出中高端个性化产品和展览,精心设计和策划,调整内部结构,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提供更为人性化的优质服务,吸引更多观众走进馆内只是第一步,提供更好的服务,才是真正的考题。比如,面对密集的人流,有没有后续的应对措施,能不能让观众舒适惬意地排队看展,在面临急剧增加的观众人流时,可否效仿医疗机构的“号源预约”的预约系统“精确到分”,走入展厅前便在手机端预约排队号、进入展厅时扫码“签到”,观众也不必一直站在队伍中,要到的号10分钟再通知观众到附近等候。合理运用最新科技手段,既提升观众体验感,也一定程度上消除安全隐患。相信这样的系统在医疗甚至餐饮领域已相当成熟。当博物馆人流达到一定程度,可否考虑引进?这是值得博物馆人反思的问题。

此外,各类媒体平台在博物馆流量激增时加上的“一把火”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最后几天“井喷式”到访的人流中,许多观众表示信息来源非官方渠道,而是抖音及小红书这样的自媒体平台。虽然平台给予流量为文博信息的传播开辟了新渠道,但在平台上最火的展讯并不是官方口径的专业解读,取而代之的是《你曾为一个展览拼过命吗?》《再不看就是十年以后了》《我不允许你不知道》等标题。点进视频不难发现,其中许多展品解读极易给观众造成误会。如,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在许多自媒体口中被模糊为了《清明上河图》,观众到馆后才发现展出的并不是张择端版。诸如这类的宣传不一而足,碎片化、短平快的宣传,一方面给博物馆的展览带来“破圈”效应,但其传播方式与文博信息的“深阅读”也产生了本质上的矛盾。文博信息的传播需要一定知识储备和门槛,而自媒体的属性却是“注意力经济”“消解权威”。如何应对真假难辨、铺天盖地的碎片化信息,也是文博内容传播者接下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